



必也正名乎

# 文化協會的台中市

：台中市是文化城的歷史緣由

✿林柏維

今年文藝季，台中市所規劃的活動是「文化協會的年代」，這一活動直指文化城的根源，是一歷史尋根的活動，企圖呈現二〇年代台灣社會樣貌，藉由歷史意識的喚醒，重燃台中市文化復興的火苗，並收正本清源、必也正名的社會效益。

台中市原是清代的藍興堡、棟東堡，從聚落逐步發展為都會，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促成台灣建省（一八八五年），台中被選為首府，並於一八八九年開始築城。然而劉銘傳時代的實質省垣卻是台北，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前夕，邵友濂移省城台北，台中失去了大步擴展的契機。台灣改隸日本後，一八九六年設台中縣，是為台中市地名的由來，一九〇八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後，台中市始朝向新興都會發展。一九二〇年台灣行政區域大更動，設五州二廳，台中市成為台中州（一九五〇年，今之台中縣市、彰化、南投始分立設縣）首府。

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，台中市往昔沒有鹿港、艋舺、安平舟楫往來頻仍的商業盛況；名為省城，卻也徒俱十年虛名；台灣地區一級古蹟，無一地處台中市，史上文風鼎盛的都會，也難望項背；大專巒校數目，台中市也不居翹首。然而，獨獨台中市被稱為文化城。

文化城美稱，所謂何來？顯然不是「文化」兩字的表面象徵，台中市文藝季所規劃的活動：「文化協會的年代」，正是文化城由來的活注解；回到歷史，回到二〇年代，談起台灣，林獻堂、需峰林家、台灣文化協會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必然的組合。台中州的知識菁英在那個時代，在林獻堂的領導下，展開台灣歷史上空前的新文化運動、啟蒙運動、社會運動、政治運動，在日本殖民體制下，為求取台灣人全體的解放而奮鬥，運動發酵出人們的社會階層分化意識，「文化的」、「非文化的」成

為反日與否的圖騰，群英匯聚的台中市，在這樣的歷史場域中，自然而然的被貼上文化城的標籤。

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，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市的靜修女學校成立，擁有會員一〇三二人，眾推林獻堂為總理，楊吉臣為協理（後由林幼春繼任），蔣渭水為專務理事；文化協會的領導階層及會員以台中州最多，自然地，文化協會的重心、影響力、活動熱度也以台中州為最，台中市成為風雲匯聚的重鎮。台灣文化協會迅速發展它的組織，分立台北、台南、彰化、員林、新竹五個支部，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，進而爭取政治權，造成民族自決的氣勢，以期脫離日本統治。林獻堂說「要以改造的精神（在）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。」就是這樣的意思。

台灣文化協會的新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啟蒙運動，在訊息的傳遞上，他們發行會報《台灣民報》，設十一三個讀報社，在教育的層級上他們在霧峰萊園辦夏季學校，設立文化書局（台北）和中央書局（台中）；在知識青年的結合上，他們協助青年團體台北青年會、草屯炎峰青年會、通霄青年會、大甲日新會的組成；在文化種子的傳布上，他們推動白話文的使用，促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澎湃發展；在社會風氣的開通上，他們反對萎靡的歌仔戲，提倡新劇（又稱文化劇），組「美台團」電影隊；在經濟面的抗爭上他們成立本土資本的銀行：大東信託株式會社；最重要的是在與民眾的直接宣導、教育，他們廣泛地、連續地舉辦各式的演講會。掀起全島文化啟蒙的熱潮。

在二〇年代，有文化協會的地方就有文化講演，「文化仔」已成為具激進的、改革意識者的共同標籤。民族意識覺醒了，要求台日平等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反差等待遇的學潮，反同化、要本土的新文學運動，扶助弱勢者的婦女運動、農民運動、工人運動隨之蓬勃，台灣民眾黨、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政治結社因應而成。這波濤壯闊的景象在台灣歷史上絕無僅有。

從一九〇二年林幼春在台中組「櫟社」、一九一四年林獻堂參與「同化會」到一九一五年台中中學的創設，一九二〇年蔡惠如在東京組「新民會」，台中地區的社會菁英逐步參與，一九二七年新「文化協會」總部移設台中、台灣民眾黨成立於台中、台灣農民組合本部移設台中，一九三〇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台中成立。台中市已然

是二〇年代台灣政治、社會運動的中樞，「文化仔」的台中，也是台灣人的台中\*文化城的真義在此，歷史意義也在此。

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不僅是反日運動的源頭，也是眾多社會運動的主軸，知識菁英從這一個團體中尋找台灣的未來，以啟蒙為標的的諸般活動，在統治者允許的空間中孕育了更多社會的領導階層，他們活躍於那個時代，也活躍於戰後的歷史舞台。無疑的，今年台中市所規劃的活動：以「文化協會的年代」為主題，不僅是一歷史尋根的活動，更且是重見台中人自尊與驕傲的契機。

《文化通訊》期6，版9，1995.3.8. 文建會發行